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四十九至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垣

謄録監生臣陸　鼎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書四十五　以下別體

魏武帝報蒯越書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告弟僧謙靈書　宋王微

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為察慧之舉獨沈浮好書聆琴聞操輙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間輙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冤心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㮾何罪酷罰然獨坐憶往年散處極目流涕吾不

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顔髣髴觸事歷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譬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兹有何罪戾見此夭酷没於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致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柰何吾罪柰何弟為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沖和淹通

内有皂白舉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為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不復一見柰何惟十紙手迹封拆儼然至於思戀不可懐及聞吾病肝心寸絶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柰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廬位有主此

必何益冥然之痛為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隱有何慰適正頼弟耳過中未來巳自悁望今云何不立自省惛毒無復人理比煩寃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為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詡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者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惟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未及光

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令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栝杓自釀酒靈有彷像不寃痛寃痛

追答劉沼書　梁劉峻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予有天倫之慼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絶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

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追與故憲副宗子相書 明王世貞

友人浮槃吳郡王世貞再拜隕涙移書故憲使宗君子相吾與子相琳宮托宿風雨如晦雞鳴絶袂不謂今者遂乖各天每小展念五内推礫記僕扶服奔難時得鄖信將子相一札問僕難所從起今何狀作何策宛轉片

語干致讀之嗚咽涕涔滛下也適會卒卒無南去之便因循報章今便巳矣子相雖號就奄漠然而遺藻揆發英聲踔踸僕遘禍屬毛銜寃刺骨塗炭以來雖綫息守魄而萬念蹈㝠子相如生不侫猶死則幽㝠之軌未岐抑塞之衷尚可暴也向僕隸㝠嗚子相後至稱寮冢杯酒然諾之好而已既當事貴人驟識賢者峻嶺藻鏡衣襟薦紳三事以降莫匪還往而僕方逡巡守刀筆敗裘羸馬甘其侻陋乃子相不鄙從前顧尚書所得敝帚恍

之下榻論心斷金稱利使僕忘棄援上之誠厭射緄居之操濟南吳興二三君子牽挽左右亦既斐然厶歷詖側之士謬意傳會吾黨可以獵取浮名掩疵遂欲尋響而來聆聲而去既戾厥望便生誚心以僕與子相為奇貨責之嗜者簧鼓牙舌指摘諱忌子相既不獲安鳳池而僕之餘浸徑沿尊人沫血廻腸方寸藁螫欲逝不可在生無術試為子相數辛丙中故五六年僕南使子相移告半之實得三年耳休沐之夜卒相過從挈鮮釀醇

刻燭命題賦就輒吟吟罷輒飲飲過輒醉鼔掌掀眉談究古曩比興所繇之旨上下數百千歳汙隆之調角勝自賢往往移丙連五漏復知旦坐是竒聲不得盡闋時時有聞人間然未嘗與予相隻語及長安人事也毋論予相慎密雅重僕即狂不檢獨不念家大人出没荆棘為于垣累乎且為文章不已其效能使智者妬愚者厭弱者猷譊力者出拟大抵埶當然耳其所以乃在慕同調薄異巳踈易親賤踰貴少加長增敎益惰遺落富埶

脱踈寒暄親暱麯蘖倦罷禮數此數者僕不幸與子相間有之彼長安人事大小象蟣蠓之度太空何挂吾子相目也今謂吾黨日夜皺脣頰非剌長短不亦繆悖大究哉至又謂僕與子相嘗為文哭竹書姓名人以聳動大臣今甘心我記其人自陷梓後不佞竊以國家於法已盡矣念居平游好脂肉絮酒一力助掩長揖而退當寛大顯信之朝即扈輙脂習可免提湯同日之誅足矣豈有形之翰墨以干大僇者哉子相之於斯人固未半

面也今者謂文出僕又謂出子相謂出僕也者陽為子相也者謂出子相也者陽為僕也者其陽為二人解也是不欲吾二人一存也於乎今吾身當之易耳而以中吾尊人哉僕雖存故不如子相也且僕年少不更練誤録有司肉血躁熱氣志衡厲每多籍康嗜醉之癖而負倜斗抗名之傲間懐傅班投筆之志自庚戌變後尊人忽被非常之命洊治兵革僕虞深巢幕過自懲刈跂武山嶽摇吻鱗尾功名二端等之唉蠟第令大宰御史考

吏時稱有不謹王生削職於計遂矣何圖青蠅之巧變白為黑迅雹之濫擊埶逮株僕不憚左手奉尺牘右手握歐刀於北闕之下所以拜跪乞哀延旦夕之息者冀日月之廻照而雷雨之有時憤激纍伉非有益於生存故也事本末獨子相知之僕呑聲久矣不敢白之地上白之地下耳嗟乎子相僕獨何心茍住世間不記單閼之歲酉卯中語耳子相謂僕夢衣黄衣而牒者云云吾不復能久矣僕夢亦如是因相與詫歎惋然久之笑曰

彼真以為能死余耶即使曹蜍李志雖至今生存何益也子相夢既以稍稍讐何獨難僕哉德甫來言子相則不能無王融中郎恨作此寂寂竟鬱拂釀病審爾子相不亦明珠抵鵲也居又聞子相之大人當得報投井幾絶救之乃解子相寧能恝然逝也若婦奇妬未有子痛哉吾為歌三章詩近體三章其所欲吐而不敢者固不啻是茲與子相約異日冀得沐恩赦奉家大人南還以菽水之間當徒步哭子於邦溝之陰搜所著書籍汰次

其事與子繗序而傳之脫不諱亦欲予相治一容膝之室泉臺傍待我也僕與子相朝司命君詰所以拮据我輩之故彼而神也其寧無靦顏而枝辭也耶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九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五十

明　賀復徴　編

書四十六

代書　唐白居易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緜緜相續不絶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隠焉亦出為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

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為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輙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悉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齎所著書及所為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為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

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賢察牛二侍御秘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於今不我欺則予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骸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特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詒古鏡書　明李夢陽

姑蘇徐昌穀纂外史湘郡瀕行關西李子持古鏡為贐復為書以詒之曰嗟乎古人有言明鏡所以照形往事

所以知令鏡不古不靈士不古不成夫自桃冶氏範金規體利世鑒物民用是貴至於殉丘塚瘞山澤歷歲綿遯精氣上泄往往為盜掘發暴於人間初指冶之操壚熾炭也鼓橐成風五銅共鑠什百就模孰賢孰劣及有入地千祀情質滲漉膏融液結緑汞内瑩赤砂外積扣如哀玉映如飄雪可以走鬼神銷疾疫揩志矐神進匹爲敦同時躍冶之器雖或間存莫不斂顔以退者所養異也且夫金陽之質也規天之形也明日之發而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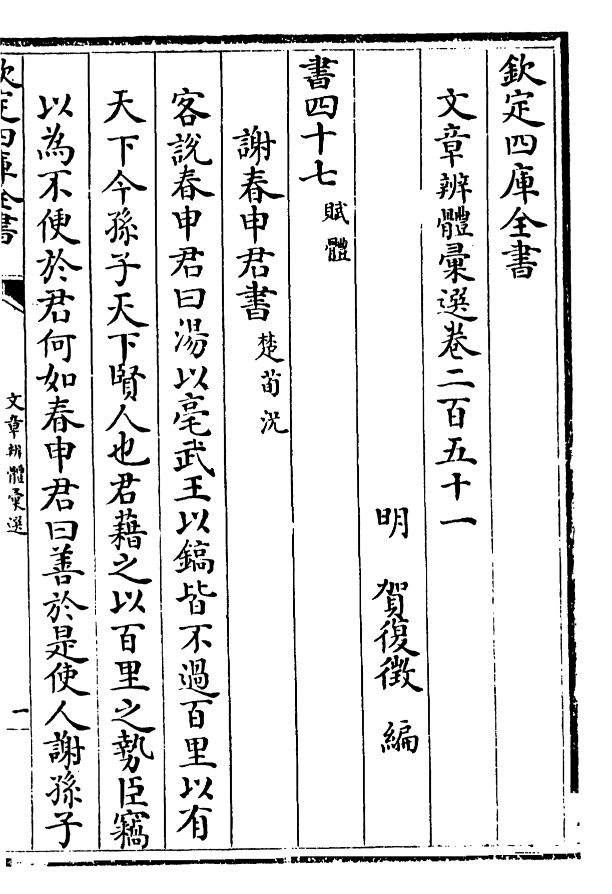
行也鼻者樞也孔者戶也凸罔兩山澤之惟詔姦也圜以千支諸屬示用也然必取之於山鼓之以火翕之以陰化之以水土歷千祀而後成是天下之至精也夫士鑄於師鎔於友明德體元冥會億萬載之上踐羲譽之域獵姚姒之圃剛足以決疑智足以析微虛內美醜逑炳先幾凝澂洶曶待時而發豈不為古君子哉何則畜不遊不光變不神不化妍媸之分易立旦晦之輿難識於物且然而況於人乎曩者遇老人橋山之陽綠瞳而

玄髪神若皎星氣若流電駟拂雲之馭謂予曰小子來台軒轅氏故臣也徃從觀九嵒於閺湖之上掇其滲汁冶之為鑑名曰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軼帝踰王纔伯迄於今玆小子其受之爰伐乃翳勿埃勿虧予時再拜奉歸什襲與俱蓋二十稔於玆非上賔鉅人齊沐滫思未始獲一窺也竊聞之君子不私其有覬於予貌甚古又聞有遠行將涉洞庭蒼梧之墟百物奸之不可不備乃敢割千金之愛以贈然幸毋忘老人之事夫烈士

慕鍬君子尚玉其類同也子毋辭焉徐子獲鏡拆書讀

既再拜而受之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五十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五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書四十七 賦體

謝春申君書 楚荀況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

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

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巳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

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兊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

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寳珍隋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絺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復徵曰書尾作一小賦賦終又唱之以詩前此未有也孫鑛曰文有別致

與嵇叔夜書　魏呂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謡夫以

嘉過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别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内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溪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

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入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遊之士托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乃知步驟

之士不足為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横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

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答車茂安書　晉陸雲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

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慼何可爾耶輒為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汜舡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成雲下鍤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

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為君甚簡為民亦易季冬之月農收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堤客網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盛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鯸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鰒炙觴鮺烝石首䲆鯊鱟鮺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蜯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

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宫别館隨意所居况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鄒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

慮也足下急啟喻寛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也佇及不一陸雲白

登大雷岸與妹書　宋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濶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為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頻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三洲之隅西眺九派之分窺

地門之絶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横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匹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回江東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烟歸八表終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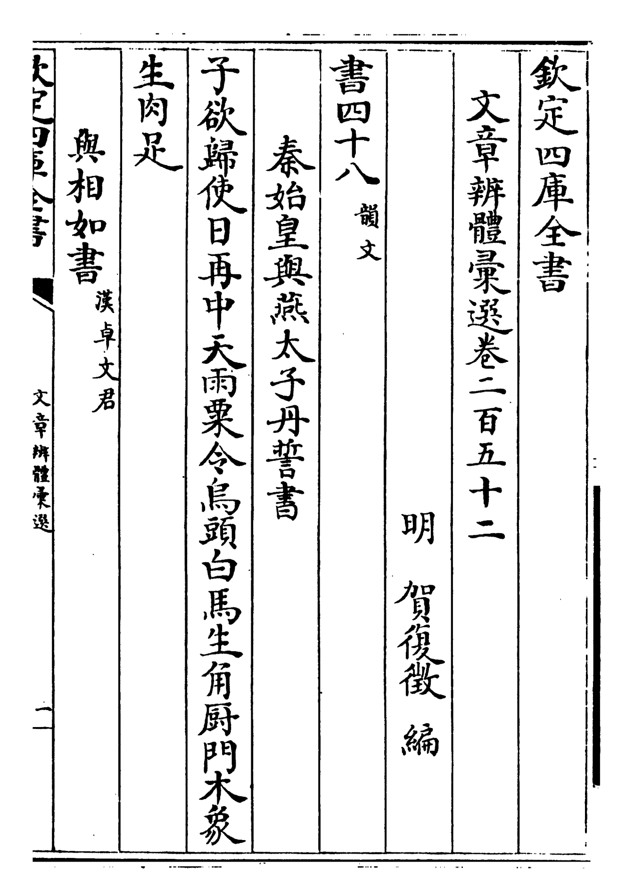
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濛洞所積溪壑所射皷怒之所豗擊湧澓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豨州南薄鷰爪北極雷澱削長埤短可數百里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華鼎振涾弱

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鶩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碪石為之摧碎倚岸為之齏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鵜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掩沙漲被水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

外望達所届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為念

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書四十八 韻文

秦始皇與燕太子丹誓書

子欲歸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頭白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

與相如書 漢卓文君

羣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木彼木而親嗟世之人兮瞀於淄而不悟朱絃齧明鏡鈌朝露晞芳絃歇白頭吟傷離别努力加餐毋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

與竇玄　漢竇玄妻

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天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答許長史 晉太玄真人

若夫能耿邈於當世則所重唯身也罕營外難者則無死地矣是以古之學者握玄筌以藏領匿頳鏡於紛務凝神乎山巖之庭頤真於逸谷之津於是散髮高岫經緯我生暉暉景曜採吸五靈遊躡九道登元濯形投思絕空人事無營閑存三氣研諸妙精故能迴日薄之年返為童嬰耳茍事累涉會交軒塞路但所守之不能易也何試校之能停耶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五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書四十九 以下俳體

與婦弟任武達書 漢馮衍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淵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黄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向在門五年已來日甚

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故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着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絍了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珥面無脂澤形骸不蔽

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宅使哀憐姜豹常為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訩訩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舂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縑縠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籍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劍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彊復舉宗達人

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懸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搖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此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弃衣冠側身山野絕交遊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與滿公琰書　魏應璩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内幸頑才見誠知巳歡忻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書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産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

介迄於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

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眎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衣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

陳其若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　應璩

璩報間者北遊歡喜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涂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修味踰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讃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

嗣之書信不虚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

囂塵思樂汶上每發夢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

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

鈞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逺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

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日邑人念弟無已

欲令州郡崇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歴觀前後來入軍

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

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

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慼遊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為言慎夏自愛璩報

與阮步兵書　晉伏義

義白蓋聞建功立勲者必以聖賢為本樂真養性者必以榮名為主若棄聖背賢則不離乎狂狷凌榮超名則

不免乎窮辱故自生民以來同此圖例雖歷百代業不易綱譬如大道徒以奔趨遲疾定其駑良舉足向路總趨一也然流名震響非實不著而抱實之奇非人不寶貴德保身非禮不成伏禮之矩非勤不辨是使薄於實而爭名者或因飾虛以自矜慎於禮而莫持者或因倨怠以自外其自矜也必闒闟晻曖以示之不測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擢禮俗以見其不羈之達又有滑稽之士糅於其間浮沉不一際畔相亂或使時人莫能早分推

其大歸綜之行事徒可力極一喙觀盡崇朝遭清世邪則將吹其噓以露其實値其闇邪則將矜其貌以疑其樸從此觀之治大而見遺不如資小而必集出俗而見削不如入檢而必令擧聽論者洋溢之聲雖未傾蓋其情如舊然重牆難極短管幽窗觀容相頷所執各異或謂吾子英才秀發邈與世玄而經緯之氣有蹇缺矣或謂吾子知不出凡器無隈奥而陶變以眩流俗善子者欲斤斲以拒樸惡子者欲抽鍵以鶩空虛每承此聲未

嘗不開精斥運放思天淵欲為吾子廣推與異端求所安也蓋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歸不得相遠君子狥名而不顧亦有慕名以為顯夫名利者總人之綱集衢之門也出此有為於義未聞吾子若欲逆取順守及時行志則當矜而莫疑以速民望若欲娛情養神不厚於俗則當浩然恣意唯樂是治今觀其規時則行已無育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客察其樂則食無方丈之肴室無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為奇縱體為逸執此

不回既以恠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練設使至寶咸在
予身疑於國寶為不得行天官雖博無偏駁之任王道
雖寛無縱逸之流茍無其分則為身害教賊怨布天下
以此畧之殆恐攻害其至無日安坐難保而聞吾子乃
長嘯慷慨悲涕潺湲又或拊腹大笑騰目高視形性佛
張動與世乖抗風立候蔑若無人儻獨奇變逸運漸在
於此將以神接虛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
貴其知運而不憂德之懿者善其持沖以守滿就其為

憂必發於見孤孤不自孤而怨時也就其持滿必起於見崇崇不自崇而驕世也行來之議又傳吾子雅性博古篤意文學積書盈房無不燭覽目厭義藻口飽道潤俯詠仰歎術若純儒然開闔之節不制於禮動静之度不羈於俗凡諧詠善之則教慈於父兄惡之則言醜於雠敵未有慈其教而不修其事醜其言而樂其業者也古人稱竊簡寫律踞厠讀書誦之可悼深怪達者之行其象若莊周淮南東方之徒皆投跡教外放思太玄其

大言異旨殆自謂能迴天維舉地絡觀持世之極揔得物之宗仰天獨唱與世爭黨乃謂生為勞役而不能煞身以當論謂財為穢累而不能割賄以見譏由是觀之其鬱怨於不得故假無欲以自通怠惰於人檢故殊聖人以自大凡此數者尚皆奇才異畧命世崛起徒以時昏俗亂實沉幽夜而性放蕩不一萎致國實之責庶其不然而况吾子志非遒世世無所適驎驥茍修天雲可據動則不能龍攄虎超同機伊霍靜則不能珠潛璧匿

連迹巢光言無定端行不繩軌虛盡年時以自疑外豈異乎韓子所謂無施之馬骨體雖美懿韋縮不隨者哉且傑士之志也遇世險巇則憂在將命值世太清則憤於匿頴欲其世平而有騁足之塲時安而有役智之局方今大魏興隆皇衢清敞台府之門劉石索寳以吳蜀二虜巢窟未破長籌之士所當奮力可謂器與運會不卜而行今其時矣向使吾子才足蓋世思能横出何能不因太師韜敵之變陳孫子廟勝之策使烽燧不起於

四埀羽檄不馳於中夏定勲立事撫國寧民而飽食安卧囊懸室罄力牽於役財彫於賦養生之具亂於細民為壯士者豈能然乎若居其勞而不知病其事則經緯之氣乏矣若病其事而不能為其醫則鍼石之巧淺矣今吾子擢才達德則無毛遂穎脫之勢翦跡滅光則無四晧岳立之高豐家富室則無陶朱貨殖之利延年益壽則無松喬蟬蛻之變總論吾子所歸義無所出然衆論雲擾僉稱大異疑夫欝氣之下必有祕伏重輿之内

必有積寶雖無顔氏之妙思覩恍惚之迹雖無鍾子之達樂聞山林之音想亦不隱才藾於肝膈而不揚之於清覩任賢智於骨氣而不播之於高聽且明智之為物猶泉流之吐潤固不於挹酌而為損含停而增盈也張儀之志激於見𡚁季路晚悟滯在持满是以不嫌盡言究其良苦想必勃然承聲響發若乃羣能獨踊無以應唱懸機待時不能觸物則不達於談者所謂挾袓奕以守要㨶閉虛門以示不測者也昔輪扁不能言微於其

弟伯樂不能語妙於其子此蓋智術之曲撓非道理之正例自古有不可及之人未有不可聞之業有不可料之微未有不可稱之畧幸以竭示所志若變通卓逸行得天符言發恍然邈在世表則將爲吾子謝物輪力因風自繹染筆附紳諮所未悟庶足存弟子之一隅伏羲白

答伏羲書　阮籍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亡毛分所能論哉且

玄雲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霄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聱夫所不能瞻瑣蟲所不能解也然則宏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鷃悅蓬林以翔翱鱗浮八濵以濯鱗鱉娛行潦而羣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

網以籠世豈耽樽以入罔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通檢若良運未協神機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踸踔陵忽慌從容於道化同逍遥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亡上下乎亡下居乎亡室出乎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網於太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亡不聞畧亡

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君子之趨欲銜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擬膚寸之檢勞玉躬以役物守牒織以自畢沈牛跡之浥薄愠河漢之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畧之懸踰信大道之宏幽且局步於常衢亡為思遠以自愁比連疹憒力喻不多阮籍白

與桓祕書 習鑿齒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

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懐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逺未甞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夕撫乘躊躇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瑮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

使我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逺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行乎

答羊希 宋周朗

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逢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諂自絶世豪之顧塵生床帷苔積階砌又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艸歳榮日蔓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與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讐方校石

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孋然不覺是義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灾山裝可具

遺崔顥書 齊豫章王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畧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强記鈎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

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苞舉臨淄大啟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拽長裾藉瑇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言寧俟繁辭

與荆州隱士劉虬書　　　蕭子良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幸

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
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痗
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漓代襲
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亙或飾智以驚愚或激清
以悟俗或穢巳以闇通或謬歌以明道屠羊賜馬未足
磷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楚蕃魏人外之氣遒
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摧其輕重品其得失則
淵懐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閒襟長慕出槩迹塵珪組

心逸江湖未面自親閒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文緇林枯而重蔚昭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蹈愛海比策禪衢沾濛射之冥遊屈祇鷲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宏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脩經法敷廣人

賤璣璜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罿網有節鱗羽偕翔至於層山絶澗環帶巘畒膏田沃野亘望無蹕信可以招往隐淪棲集勝寄故文舉築室治城之阿次宗植木西山之麓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每践其遺蹤輙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遷復何懐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叙之間為道自愛一二令凌㨿之口具王元長之詞也

遺崔祖思書 劉善明

昔時之遊於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常覽書史數千年來畧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理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幾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粲秉復為異識所推惟有京鎮創為聖基遂乃擢吾為首佐授吾以大郡付

吾關中委吾留任既不辨有抽劍兩城之用横槊搴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忝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思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羮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别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倩無託惟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泰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為鄉導之使輕裝啟行經營舊壤令洒

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充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琅琊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諒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閒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遥前史從横萬古動嘿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别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

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崕確乎之情峰横海岸影纓天閣旣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臯猖狂隴畔者實由氣岸踈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斯世故君山直上慼壓於當年叔陽負舉轗軻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島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澠池之上汎濫於漁父之游

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矣何識焉若夫鷲巖畢日壯海逢天球石崩尋分危落仍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兹長往若迺飛竿釣渚濯足滄州獨浪烟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山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横海望入廟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

謂盛德維時狐高獨秀者素履未詳斯旅尚耿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懐嶓山之氓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摸御鸖駕軒空則岸不離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烟乍林端而闇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為貴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畊且食不能事王侯覔知巳造時人騁㳺説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為狂

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
論語嘿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
山敻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四 五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垣

謄錄監生臣陸　鼎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書五十

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梁昭明太子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斁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為佳作夫文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

子之致吾嘗欲為之但恨未逮耳覩汝諸文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逺兼邃古傍槩典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兹無倦譚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静拱掩鶴關而高卧與其飽食終日寧遊思於文林或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嬉遊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旹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逺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

親離則手為心使昆弟宴則墨以硯露又愛賢之情與耆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如子晉而事似洛濱之遊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昔酒盈罍嘉肴溢俎曜靈既隱繼之以朗月高舂既夕申之以清夜並命連篇在兹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揚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為精覈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既須之皆

遣送也某啟

與何胤書　昭明太子

某叩頭叩頭昔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經明漢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形留於兹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受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豈與口

厭紛豢耳聆絲竹之娱者同年而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養夕差得從容鑽閲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領畧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儆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疹惽憒多惭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懐於兹彌軫聊遣典書陳顯宗申其藴結想敬闕宜此豈盡意其叩頭

梁簡文帝答新渝矦和詩書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曽

超潘陸雙鬟向光風流已絶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懐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絶新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簡文帝答張纘謝示書

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星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辭可止詠歌可

轂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辨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樂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賔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遥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沉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簡文帝答徐摛書

山濤有言東宫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

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
慙惶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阻險艱難備更之
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甞識山川之形勢介胄
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
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黄金在握涎訾栗斯容與自憙亦
復言羲軒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歎

簡文帝與蕭臨川書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黄登舟已積殊

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内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黒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宫旣啓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横即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克想征艫而結歎望桂席而霑衿若使弘農書疏脱還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遅青泥之封且覯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岐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昜光彩

簡文帝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賓嘉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歴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顔謝而觀其遣辭

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絶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郤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

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巖金鈂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絶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懐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嘆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

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亦共商搉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懐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盗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元帝答齊國雙馬書

名重桂條形圖栁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匹龍媒聲齊驥子河精曜采似伏波之鑄銅

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韄揭鏤銜光含兩月纓縈紫縷色麗雙絲方喚晉后恒乘鄭國之駟更鄙曹君經餉蜀王之馬

元帝與劉智藏書

自林宗遁反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真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聿云遒日似青緹雲浮紅藥清臺炭重北宮井溢想禪說為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窖山間

芳杜自有松竹之娱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修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周黨傳方於太原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為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眞儒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鑾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跼步有一於此猶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溆浦尚想彊臺睠彼漢池載懐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壓塵邦本懐

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蔭偃盖之松挹璇玉之源解蓮華之劍藩維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詡之床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鄉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車叩頭叩頭

與沈約書　任昉

范僕射遂不救疾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産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平生之素凴論款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將莅此邦務在遄邁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秖增今悵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為庾杲之與劉居士虬書　任昉

自别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役丈人没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懸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有道金凉佇運想恒納宜沖明在襟履候無爽體道為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窅然觀道則風雲自逺歲暮之期指塗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懋于神者言象所絶接乎士者遐邇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

褐豈朝埜之謂想闇投之懐不以形體為阻一日通籍
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為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雁所
榮故息蒲幣之典勝寄寘運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
郊郭縈帶川阜顯不狥功晦不標迹從容乎人埜之間
以窮二者之致且宏護為心廣孚貞俗思葺繁表共剖
衆心妙域莚山河虗館帶川渓實望責然少詶側遲昔
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閣今王愛數致吾子於西山豈
不䖍與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朝為仁由巳且零

雪戒塗非滅跡之郊鴻鐘在御豈銷聲之道巳標異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目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宏思有在不俟煩言

詣建平王上書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

虛語乃今知之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
户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
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
殿何嘗不局影凝巖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
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
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黄金之賜竊感豫讓國
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
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黷迹墜貽憲身限幽圄履影

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啟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糜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

則伯魚被名于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禄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于東越仲蔚杜門于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歴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

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户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于沉首鵠亭之鬼無恨于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為朝賢答劉休範書 江淹

昔嬀道咼昌干羽未能戢姬德貽宣長旌猶卷舒楚衣毀冕有自來矣皇宋靈武誕命道鬱終古三后連光四聖沓軌或經天緯地搆紫靈之符調風偃海隆黃旗之祚莫不頌滿金石聲彯宇宙者也曁我太宗明皇帝惟

岳降聖重耀函夏延禮壁臺訪道衢室平陽之后卷迹慭靈空同之君斂功謝德是以彩雲祥風之瑞布濩區中梯山棧火之俗款徼請吏跨商軼夏洗周滌漢道澤優衍猶不道封禪遐靈在天餘惠無泯主上文明金相穆然玉色履璧之禎獲珪之應著在紀歲仁浸汙河惠愛秋草想亦君之所聞也重以先帝靈畧潛通英轡遠馭受詁言必忠貞方肅之臣奉風聲必虔恭匪懈之士明時琴瑟昺鉉之盛且被於寧世而忽覿來書以惋以

慨君為齊梁楚越之主昂貴一時金玉滿堂文馬千駟
爵授湯沐冠蓋於道惟名尊崇誰與為雄而出言效尤
吐音入戾舉旗類社志竊神禁稱兵斂衆遂窺外闕今
朝無闕政頻構凌上之節室無孽豎坐生莫大之釁鴞
梟赭衣號興徒黨主萃淵藪寧滋之甚不臧不軌不忠
不義未有若斯者也宗枝之釁遠則吳楚見禽於一壁
盤石之發近則江荊面縛於小將此成敗蘭艾之鑒又
亦君之所知也聞彼虹飲鼠舞之異早見物徵河北隴

上之謡巳露童咏所謂妖由人作孽不可逃然桓侯之
恵良助寒心今羽林黄頭駱驛争引熊渠佽飛首尾電
發伏波樓船淹江蔽圯渡遼甲卒充埜布隰加以先天
蓋世之畧蕩海抜山之威任輔沛陳羽林䴊鶡露動龍
驤精騎風驅然後六師雲起九軍星連蜺旌外江虹艦
中水金甲映平陸鐵馬炤長原驚南岳而永慨瞰九泒
而懐恐伐罪弔民復驗於兹甫刑三千唯此為大僕才
等不羈志瀝丹欵故奏禍福行矣悵然袁褚劉肅等疏

辭南康王書　王僧孺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纆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傅卑主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慙袨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堦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寛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恔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罻羅

裁舉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鱉而為羣披榛捫樹從虺虵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綆縻

與何炯書　王僧孺

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為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歧路之日將離嚴綱

辭無可憐罪有不惻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别珍重弟愛同鄰季湍湍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動静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為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癲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汙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畜積與此銷忘徒竊高價厚名橫叨

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末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底葢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為尺板斗食之吏以從皂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絶學雄畧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横行提五千而深入將使執圭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為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矣直以章句

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緗縹之上翩躚樽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疎澁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遷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晷方旦抱樂衛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扳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厠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

勞群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罰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册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掾操攝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墻高塗遥力蹟傾蹷必然顛匐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危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懍懍思得應弦譬懸廚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

刺骨猶復因茲否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為丹赭充彼舂薪聿聖主留善貸之德紓好生之施觧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恚詬憐其觳觫加肉朽骨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為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圓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宫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

戚施何以從人何以狥物外無奔走之友内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糵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悲可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廹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揺樹影寒蟲夕呌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晩傷雜黄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賔遊方與飛走為隣永用蓬蒿自没慷其長息忽

不覺生之為重素無一㕓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為傭保糊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擒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愍其留滯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

為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昔人遨遊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為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為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絶一日三秋不足為喻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瑶慰其杼軸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孝儀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颻辛苦迄

屆氊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地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未改朱顏畧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與陳徐僕射求王琳首書　朱瑒

竊以朝市遷貿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

臣用能播美前書垂名後世洌故建寧公琳洛濱餘冑

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

任輕躬殉主以身許國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

之念終遘萇弘之眚泊王業光啟鼎祚有歸于是遠跡東

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嘆猶懷客鄉之禮感兹知已忘

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

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

封樹靡卜良可愴焉㻃早濫末僚預叅下席降薛君之吐

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
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
横之葬瑒雖緦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
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
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
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
昔廉公告逝即泚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
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

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

復王少保書　周弘讓

甚矣悲哉此之為别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瑶華莫因家凡至自鎬京致來書于窮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陜言反東區雖保周陂還依蔣徑三荆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

搓貧病莫諧芝朮可求聊因采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雍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晨夕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胸臆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爾憂戚何為豈能遽悲泬房遊魂不反遠傷金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頤享黄髮猶冀耆雁賴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為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

言志書　蕭大圜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尚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寔勝濟南之徵其何故哉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于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羣言不髙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絶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皐築

蝸舍于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于百仞俯泳鱗于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畦二項以供饘粥十畒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録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後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怡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

晙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施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㕘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如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量實不顧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耻抑亦仲尼耻之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五十四